

## 在西极 我珍藏最后一缕阳光

□刘妍

会很强烈！

乌恰县虽小，可地理位置却不一样。这里是天山与昆仑山的分界，河流天然被切割，被分流成三条河。我的正前方是白雪皑皑的天山南麓，左边是昆仑山北麓。帕米尔高原亚洲范围的地理之心，就在前方两公里处。风肆无忌惮地吹，一路撒野，在帕米尔高原留下鬼斧神工的痕迹。我看得出神、看得入迷，双眼皮不断打架——我成为一只雄鹰展翅高飞，俯视群山、远眺沟壑纵横，别有一番情趣！群山被风吹得起了皱褶，红灰色相间的原始丹霞裙摆如“蛋糕裙”，层层叠叠。高原的“蛋糕裙”，蓬松感不足、层次感十足！

总想比光跑得还快，不断催促司机小哥“快快快”，在最后一缕光被收起时，最好能赶到西极碑。小哥非常配合，途经西极疆门标志性建筑的牌楼前，踩了油门。在离开大妈家前，大妈说，过了牌楼弯弯绕绕的木栈道，至少要走半个小时。我的双腿与光，哪个更快呢？答案不言而喻，可不服输，心仍存侥幸！抵步后，打开车门，我的双腿开始像圆规般前行。司机小哥在我身后大声地说：“这里是高原，慢点！”我不管不顾，无论如何也要尽力一拼。

栈道的铺设呈“之”字形，弯弯绕绕之后，栈道开始直上直下，西极碑在最高处。碑被分成两半，一线天中间夹着的圆形球象征着太阳。我站在碑中间，仿佛就是那束光，日暮的那道金光。四周群山环绕，夕阳尽情洒落在广袤大地上。蓝天、白云，风呼啸而过。白云从一线天飘过，也来凑热闹，瞅瞅余晖究竟为何物？司机小哥“啧啧”，夸我运气好，能赶在日落前登顶，触摸西极碑。上天垂怜，一缕一缕的金光，如射线般穿透我的身躯、鞭策我的灵魂。我庆幸，见证到祖国最西端的最后一缕阳光。深呼一口气，气定神闲，朝着正西方向，闭上双目，这一缕阳光已珍藏在我心底。圆形球也可能是月亮，日与夜、白天与黑夜、阳光与月光，日月同辉、光耀大地、福泽华夏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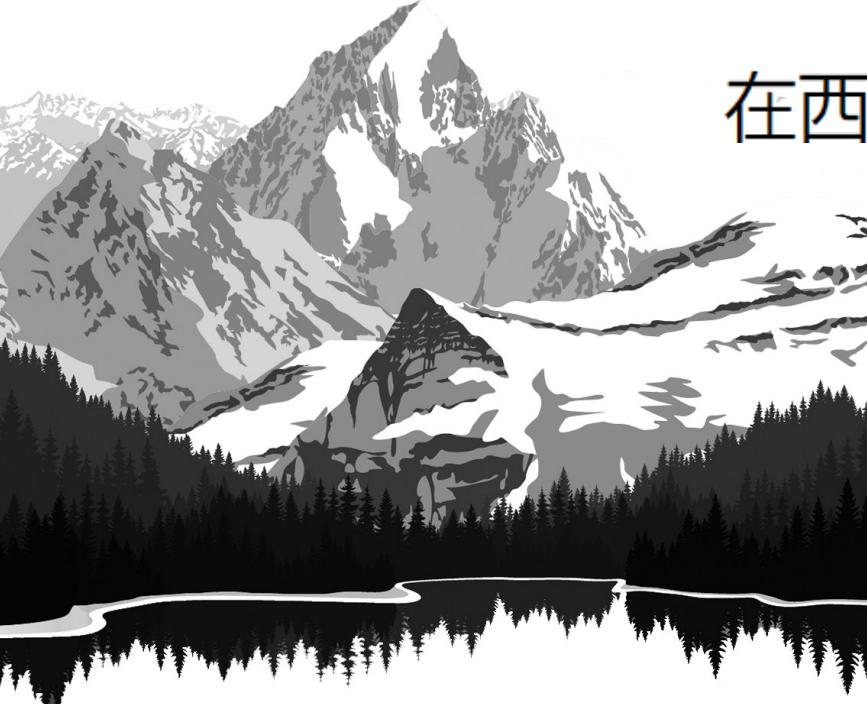
站在西极碑东张西望，刚被忽略的疆门牌楼显得十分渺小。快速通过疆门，节省时

间的决策果断而英明。旅途的意义在于对未知的不确定性，心怀希望，孜孜探索，人人心中都有个不信命的“哪吒”，人人都有不服输的拼搏精神，期待中的意外，跳出常识的奋力一搏，正是行走的意义，也是人生的意义！

四轮交通工具车子所能到达的地方叫“西极”。我们的目的地，乌恰县吉根乡斯木哈纳村的一处高地——西极碑。若是以科学家的严谨治学态度来探讨祖国最西端的地理位置，并非斯木哈纳村，而是阿克陶县境内的一个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山，车、人、畜力都难抵达！国家级的登山队员或能“一生只干一件事”，登上真正的西极。我等凡夫俗子能来到斯木哈纳村，已经心满意足了！村道被彩虹的栏杆隔开，黄的、蓝的、绿的，好看极了，如童话世界般美好。房子规规矩矩地列队，大小相似，黄墙、蓝墙，宫殿与城堡。村子不大，农忙时，大街上溜达的人极少。

晚上已经十点半，太阳骑着马儿依依不舍地离去。我抬头仰望夜晚的星空，一颗又一颗，硕大且闪耀，仿佛一伸手就能摘到。在这个摘星的夜晚，热情好客的吉丽大妈端来了奶茶，奶茶金黄金黄，格外诱人！这里家家都有民宿，价格实惠，还包早餐。朴实的村民双眼中闪烁着发自内心的真诚。大妈的女儿在新疆艺术学院学习舞蹈，中专升大专，明年毕业。“女儿要回家吗？”我问。大妈回答：“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，由她……”说时，大妈眼角泛着泪光，或许一想到女儿要飞出“窝窝”，多少有些不舍！这些年，开民宿、农家乐，忙是忙了点，可占了西极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，还是吸引了不少游客。大妈希望以后越来越好，西极打开知名度之后，能吸引更多游客。

次日清晨，在村庄附近散步，远处的雪山、成群的牛羊、清新的空气，不一样的早晨，不一样的古村落景色。空气中夹杂着清新的空气，也有牛粪的味道，说不出的古朴、野性。如果能穿越，与古人共享这片天地，会有同样的心境吗？穿越是一种幻想，人的高级本能。而与古人在西极同享一片星空、一轮皓月，昨晚已经成为了现实。



告别大妈，车子沿着山路向西疾驰，与时间赛跑、与落日比快！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、正能量、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sc@163.com

征稿启事

我的父亲母亲

忙年

□立新

一进腊月，母亲便开始忙年，主要是忙过年时的吃食：蒸年糕、炒糙米制米糖、切薯片晒薯条、炸圆子麻花、包粽子……做吃食的过程，非常辛苦。年糕要一笼笼地蒸，米面要一箱箱地炒，糙米要一锅锅地炒，薯片要一刀刀地切，圆子麻花要一个个地揉扭，粽子要一个个地包……量越大，耗费的时间越久，人越累。

虽然忙年很累，但母亲的心情是愉悦的。当亲戚朋友过来家里做客时，端上自家做的吃食，既是待客之道，也是展示手艺的机会。尤其在得到称赞和好评时，母亲更是心花怒放。

每年春节，母亲最高兴的时刻就是十多个侄儿一起来给她拜年，她会把所有自制的吃食端出来让侄儿们吃个够。他们都很喜欢吃，其中有几个人嘴巴特别甜：“小姑做的吃食样样都好吃。”“比我母亲做得好吃了。”母亲听后甭提多高兴了，侄儿们离开时，她一定会给每个人打包一些吃食带走。

除了侄儿们，我们兄弟姐妹也喜欢吃她做的吃食，这是母亲忙年的又一大动力。她同所有的乡村母亲一样，年年腊月都要忙年，不知疲倦无怨无悔。

忙年是一种热爱生活的美好仪式，忙的是团聚、是亲情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@163.com联系

大家微语

很棒

□周牧辰

●我有位同事，姓李，喜欢摄影，每次单位搞团建或旅游，他都喜欢拿着相机不停地拍，然后跟别人说自己拍的片子很棒，再从角度、虚实等方面逐一分析。于是，大家后来干脆叫他“李很棒”，其中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。但同事一点都不在乎，依然如故。

●一开始，我也带着戏谑的口吻称呼他，但慢慢地，我对他产生了佩服之情。姑且不论他是不是真的很棒，单凭这份对摄影的执着就是一种可贵的品质。

●其实人人都很了不起，都有别人比不上的地方。不妨跟这位同事学学，从心里到嘴上，敢于认同自己很棒。

谈天说地

替自己“箍煲”

□明前茶

研究生毕业的那个寒假，朋友小郭回到老家的一条窄巷里，吃上了远房二伯做的煲仔饭和砂锅鱼片粥。要给钱，二伯不收，却从里屋捧出一大摞“崩漏了的砂锅”，叮嘱他：“回去让你爸赶紧帮我箍煲哦，你看这一溜十几个砂锅，天天在我这灶头上猛火熬炼，每过两三天，都有砂锅顶不住考验，要烧裂。”

小郭大不解：“烧裂了就扔，我爹的营生是箍新锅，还有本事让你这开裂的砂锅‘破镜重圆’？”

二伯大笑：“你这就不懂了，搞点糯米，煮一锅浓浓的米浆，泡一泡，让小裂缝吃进去，十个破锅有六七个有望重上灶头。只不过，迸裂过的砂锅徒手拼合，口径都有点歪，要解下铁丝重箍，这手上功夫，只有你爸会。”

小郭将信将疑，拎着开裂的砂锅回家，果然，老爸见了就兴奋唠叨：天然气灶的火猛，就算选了夹砂陶土来做锅，多半还是受不了这么剧烈的温度变化。陶土导热比较慢，外壁烧得烫手，内壁还有点凉，里外膨胀系数不统一，一会儿工夫就崩裂了。

解开五花大绑的铁丝箍，老爸打着手机上的电筒，让儿子细看。果然，有些锅上的小裂缝伸展成大裂缝，砂锅裂成好几瓣，已经不堪用了。有些锅上，小裂缝没走几步，就碰上了一个砂粒或者孔隙，迸裂的势头就被挡了一把，只好停步或者拐弯。这样，小裂缝就不至于汇成大裂缝。这就是“夹砂锅”经得起冷热骤变的原因。

老爸立刻动手，在小裂缝的两侧加一把向内挤压的力，心平气和地将铁丝重新箍好，这砂锅

似乎就活过来了。然后，他把砂锅举起来，对着光细瞧裂缝，有的用毛笔蘸取新鲜蛋清，来弥合缝隙，有的打算烧热糯米浆，整体浸泡，糊住那裂痕。

修好旧锅，又赶箍新锅。只见老爸拧转铁丝，贴着砂锅的颈部绑一圈，再围着砂锅外壁与底部做一个铁丝箍。他笑道：有了这铁丝，用大夹子把砂锅从灶头上直接拎下来，也不会打滑脱手了。

小郭看得入神，原来陶泥越是纯净细腻，做出的砂锅越可能经不起大火猛催的熬炼，一遇到冰凉的作料，或滚烫的热油，就将整体崩裂。而老爸的营生，就是防止砂锅在灶头上猛然烧裂解体，白浪费一锅鲜香食材，还烫着了人。

怪不得二伯专挑质地粗糙的砂锅来做生意呢，他每天指挥着二三十个砂锅上灶头，要的就是能“连续作战”的砂锅。就像行将被抛掷到社会上摔打的小郭一样，要经得起赞美与贬抑等大起大落的评价，要经得起火烤与水激的压力。

走上社会，学校里那种单纯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，如何承受这冷热相激的压力呢？

很简单，不妨在做砂锅的阶段，就在陶泥中有意混入少量的砂砾、陶渣、草木灰，这些貌似碍事的“杂质”，会让忽然出现的小裂缝停步或者拐弯。而且，要提前为自己“箍煲”，从外面给内心深处的小裂缝加一把聚拢的力。这股向内聚拢并向上承托的力道，也许是一项舒缓压力的爱好，也许是攒足假期走天下的豪情，也许是志愿服务中获得的慰藉，也许是实用心理学知识的一份修习。

等上了磨砺意志的灶头，你就会知道，有办法替自己“箍煲”有多重要。